

文選
文選
文選
理學
理學
理學
權權
權權
權權
奧奧
奧奧
補奧
音



23218

文

選

敏

音

趙
晉
撰

中
華
書
局

20313

叢書集成初編

文選敏音（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文選敏音

錢唐 趙 晉 撰

法言云一卷之書不勝異意識大識小是在其人讀文選注安參鄙意識其小者而已以云取義則吾豈敢壬申六月趙晉記于晨葩館

陸機文賦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李善惟引法言羣言之長德言也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其說非竊謂瀝液微流也傾其微流卽賢者識其大者之義所以文必從六藝出六藝漢書注謂禮樂詩書春秋邢昺論語則以學文疏亦引儒林傳注以爲證而馬融注謂文者古之遺文文從六經出是之爲芳潤是之爲傾羣言之瀝液

洞簫賦贊舞操奏均曲余謂此均字卽嘯賦音均不恆之均均古韻字鷗冠子五音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潘安仁笙賦音均不恆曲無定制唐書李綱傳引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列于士伍均之爲韻明甚奏均曲者奏有韻之曲也注引樂汁圖徵不甚晰故參論之又云亡耦失疇耦與偶疇與儔通文也

鷗冠子曰天不可預謀道不可預慮鷗鳥賦引之云天不可預慮道不可預謀易轉二字而其理始確所謂天者卽以人道感之也何預慮之有所謂道者如行路然歷一境始知一境之妙何預謀之有馬季良長笛賦曠濳敏罔老莊之槩也宋刊本作曠濳漢字字書中不多見者是本爲尤延之校刊必有

所據今本神女賦。闕然而瞑。古眠宋本作瞑。瞑字正與下句求之至曙對。

東廣微補亡詩。循彼南陔。案李登聲類云。陔。隴也。方言云。秦晉之間。冢謂之壙。龍興

誌。暫啓荒埏。長扁幽隴。言人子循隴而采春發之花。言念暮年之親。是以眷戀庭闈。心不遑安耳。陔字不

作此解。則詩人何不云循彼南山。循彼南谷乎。

左太冲咏史詩。酒酣氣益振。說文。振。奮也。今本作震。廣韻十七真。不收震字。紹興末。毛晃始增入真韻。此

當作振。其義與國策燕王振布大王之威同。其音與毛詩振振公子合。

義義高門內。注引廣雅。義與娥通。其說非。義義者。巍巍也。家邪卿孟子注。巍巍。富貴高顯之貌。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初讀之以爲託言樓之高聳雲漢耳。後閱楊銜之伽藍記云。太傅清河王曄。第

宅豐大。踰於高陽。西北有樓。出凌雲臺。俯臨朝市。目極京師。古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是

詩與樓。適爲之合。乃知古人造語雋永。在後人徵引巧合之爲得也。

曹子建贈王粲詩。中有孤鶩。哀鳴求其匹。玉篇云。雄曰鶩。雌曰鶩。古今注謂爲匹鳥。夫雌雄既相匹矣。

梁間戢翼。何得云孤。何求匹之有。裴松之三國注。子建爲文。有未點檢。好後人譏彈之。此種是也。

詩數云。東漢之末。猥雜甚矣。魏武雄才崛起。無論用兵。卽其詩豪邁縱橫。籠罩一世。豈非衰運人物。然亦

時有談話。如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信類其爲人也。觀魏志注云。太祖爲人。佻易無威重。如與人談論戲弄。言誦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其輕易有如此者。至云憂憂我心。又云何以解憂。特不知其所憂者。

何事也。憂獻帝耶。憂國事耶。奸雄心腹。不可測已。

江文通望荊州詩。悲風繞重林。易說卦傳曰。繞萬物者。莫疾乎風。注引說文。繞爲曲木者。非。史記蕭相國世家注。應劭曰。繞。屈也。

又擬休上人怨別。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楊用修謂貫休。晚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猶惠休碧雲。失之甚矣。夫休固梵流。如所咏秋風一章。白紵體。楊花明妃皆閨房之言。非僧家本色。此六朝習氣熏染也。江文通仿其體而爲之。遂成妙語。後世皆謂惠休碧雲。傳誦人口。升庵且然。何況餘子。

以陶詩爲枯槁者。子美也。以曹劉李杜俱莫及者。子瞻也。二人之好惡亦偏矣。余謂當東晉時。詩以人傳者。淵明一人也。棄官從好。頌酒好書。胸次高妙。偶然成咏。純自天性中流出。而又語帶烟霞。無塵可染。所以爲妙。外如謝氏阮氏諸公。皆所不及。何也。以其有意爲詩也。

范彥龍田家樵採去。善無注。樵采者。采茶穫稻之謂也。長安有狹邪行。傾蓋承華景。善注。華景。日也。漢書日華曜也。余謂周禮日至之景。景卽影字。

陸士衡園葵詩。會雲無溫液。注引毛詩箋。會。重也。余謂會與層。古字通耳。

江淹擬王侍中朝霞竟幾何。忽如水上萍。善引王逸楚詞注云。自比蘋隨水浮。乍東乍西。按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有草名蘋。如葵。淮南子云。萍樹根于水。合此二說。生于土者蘋也。生於水者萍也。楚詞注或當作萍。又萍與萍同。蘋與蘋同。

泰山治鬼事。或有之。陳壽魏志。蔣濟傳注云。濟婦夢見亡兒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据此則魂歸泰山之說。不爲無稽。亭林先生歷言此事之誣。有以詩作俑者。如怨詩行云。齊度遊四方。各繫泰山錄。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云。常恐遊岱宗。不復見故人。應璩百一詩云。年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余再徵一詩。陸機泰山吟云。幽塗延萬鬼。神房集百靈。夫三代以後之人。求福之心。日熾。泰山東方也。東方物所以生也。白虎通。旣死求生。人海之樂。其可必乎。然乎否乎。

離騷經。衆女嫉予之蛾眉兮。謠諑謂予以善淫。與女嬃之嬋娟兮。申申其詈予。前後同義。舊注。楚人謂女曰嬃。言衆女煙視媚行。自詡妖冶。而嫉予之蛾眉尤甚。初焉謠諑。繼焉狼胃。余惟喟焉憑心。而何處可抒其憤懣也。以嬃爲屈原之姊者。蓋本水經注袁山松之說。然終不若以女爲嬃。而與衆女嫉予句相應。漢書呂后紀。過其姑呂嬃。師古曰。呂后妹。觀此則名姊爲嬃之說。不辨而明。

涉江篇。登崑崙兮食玉英。食玉見於周禮玉府。而未聞食玉之法。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服元真也。玉之名者。其命不極。葛洪又謂玉芝生於有玉之山。玉膏流出。萬年以上。凝而成芝。形如鳥獸。色

若山。元水蒼屑以爲末。與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此蓋古之食玉與。然是說有未可盡信者。王子喬變白增年方。甘菊三月上寅采。名曰玉英。英華也。爾雅。榮而不實曰英。登崑崙而食玉英。與餐秋菊之落英同義。若玉果可食。菱荷可爲衣。芙蓉可爲裳。讀騷者何多嚙語耶。

漁父篇。行吟澤畔。蒼顏篇。吟嘆也。釋名曰。吟。嚴也。其聲本出於憂愁。故其聲嚴肅。使人聽之悽嘆也。王逸

以爲履荆棘也。只解得行字。

桑扈竊脂。見毛詩注。九章云。桑扈羸行。注云。桑扈。隱士也。余謂以桑扈爲名姓。亦翠鴛鴦之一類。

翠鴛鴦見急就

注篇

資菽施以盈室。今王逸注引詩云。楚楚者資。所引或韓詩耳。漢書禮樂志。猶古采薺肆夏也。師古曰。薺才私反。禮經或作資。又作茨。音並同。

招魂云。稻粱稊麥。王逸曰。稊。擇也。擇麥中先熟者。按南都賦云。冬稊夏稊。吳都賦云。稊秀菰穗。稊是麥中之新者。此言稻粱稊麥。四者均可爲梁濡。且香滑耳。以稊爲擇者。誤也。

昭明不選橘頌。未解其義。余謂屈原作是篇。見其懷君之心益切矣。說文云。橘出江南。樹碧而冬生。冬者終也。羣物終于冬。惟橘獨生。猶得錫貢于君。以視憔悴放棄者。爲何如也。是心不易。以視踰淮而化枳者。爲何如也。據其未生。先其未死。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益。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恩。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枚叔諫吳王書中語也。當與崔子玉座右銘一通。置之齋壁。偶讀南史王僧虔書此銘。賜其姪儉。袁粲見之曰。宰相之門也。不意古人有先我而爲之者。任彥升策秀才文。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注引說苑未確。老子云。金玉滿堂。言人君貴五穀而賤金玉。自無滿堂之奢志也。伊訓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家給之饒。亦卽是義。

蘇休伯與魏文帝箋。都尉薛訪車子年十四。能喉嚨引聲。與笳同音。夫年十四而能歌。何足爲異。宋江鄰

幾難志載一事甚奇。都下一小兒。才三歲。無有難曲。按皆中節。教坊伶人皆稱其妙。在母懷食乳。搦手指應節。蓋宿習也。竊謂人生一技之長。未有無宿習而能如魏王曜五歲射雀。晉羊欣十二工書。誠所謂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豈僅薛子一人哉。每讀此文曰。日在西隅。涼風拂牕。背山臨谿。流泉東逝。同坐仰嘆。觀者俯聽。不寫如何作歌。而寫作歌之時。涼風拂而流泉逝。聽者忘情。若有海上成連之樂。乃知文章之妙。虛處傳神。水月之光。因空見妙。篇中筌字。史記樂書云。卷蘆葉吹之者是也。

揚子雲劇奏美新。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注言以文雅爲園囿。禮樂爲場圃。此譬喻之辭也。班孟堅答賓戲云。婆娑乎術藝之場。善引項岱云。場圃講經藝之處。夫治穀種蔬之地。以講經藝。觀者其信之否。古人雖帶經而耒耨。觀書漂麥。皆一人之事。非與諸人講論也。善乎劉勰之言曰。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鑑必窮源。學者當終日婆娑于此。而術藝方可以得。

晉書石崇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其官侍中時。曾作思婦引云。柏木幾于萬株。善無注。案釋名云。柏。伯也。言柏木者。大木也。大木幾于萬株也。下云。流水周于舍下。伽藍記所謂昭儀寺有池。卽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西南有神桑。外有酒樹。麴木。想亦在萬株大木之內者。自東晉至北魏。喬木猶存。故楊銜之約指言之。李善本作百木。幾於萬株。便不成語。五臣本作柏木者。是漢書武帝紀作柏梁臺。應劭曰。百頭梁。而師古以爲說之非。按善本作百。亦非百頭梁之百。

王融曲水詩序。葆侑陳階。金隨宋本作處。別本作馳。在席。李注引禮記曰。器用陶匏是也。胡方伯克家文選考異云。

元長用此臚字。未見其證。竊謂漢晉之書。最爲希闊。說本鄭樵是以今人無從溯其源委。惟廣韻注臚似甌。可飲器。吾恐陸法言輩。或本于元長耳。外如酉陽雜俎載賈璠家蒼頭。以臚接河源水以釀酒。臚字一見於此者。然皆晉以後之書也。

嵇康著養生論。以恬淡無爲。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是以形體土木。妙得養生之旨也。曰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穀以養生。在常人則然。黃庭經云。人皆食穀與五味。獨食大和陰陽氣。其所以本之義也。通篇自養生者。則不然。以下極寫外物不累其心。同乎天理。然後蒸以靈芝者。靈根堅固。志不衰也。潤以醴泉者。玉池清水上生肥也。復云晞以朝陽。綏以五絃。亦即赤神之子中池立。歷觀五藏視節度。扶養性命之旨如此。皆本黃庭以立言。曰靈芝醴泉朝陽五絃。略綴色澤之字。亦是晉世文人本相。難蜀父老曰。修誦習傳。漢書修作循。案脩循二字。隸文相類。脩之與循。下加一畫耳。尋文審義。當作脩。論語。德之不脩。

王深寧云。周禮轉人注。鰻魚字。以魚名爲字。亦奇語也。楊用修遂演之云。大戴禮蘭氏之根。獲氏之苞。洞簫賦。幸得諡爲洞簫兮。夫魚名而稱氏。草名而稱氏。簫名而稱諡。皆奇之又奇。余讀王子淵簫賦。始言簫幹之生。而并及其所生之地。自詳察其素體。清靜弗諠以下。乃曰。幸得諡爲洞簫兮。班固言諡有成德務節之義。簫幹之素體清靜。是有德而有節。故下諡字。以此知古人用字有義如此。非好奇也。且古人用諡字。有不專言諡法者。諡猶號也。司馬相如喻巴蜀檄文。諡爲至愚是也。

陸機辨亡論。百度之缺。粗修。宋本作粗是也。善注又云。粗从木。古粗字。袁本茶陵本作粗从木。五臣亦作粗。余考佩觿云。粗。粗竝側加反。上果名。亦煎藥滓。下挹也。出說文。若粗。粗爲古文粗字。郭氏在所必載。何獨遺之。是論載入吳志。注亦作粗。陳壽當不誤也。遵善注以粗爲古文粗字。是猶漢之婁壽碑。長沮作且。禮器碑。俎豆作粗。有難考其所自者。

潘安仁楊荊州誄云。草隸並善。楊仲武誄云。又善草隸之藝。按隸卽今之正書。程邈所作。衛恆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曰草隸者。梁庾元規書論所謂花草隸是也。其體如漢章帝史游輩所書。雖草而有正書之法在。故曰草隸。至漢人書碑。而歐陽諸公皆以爲隸者。非也。不知漢人所書。是爲八分。蔡文姬曰。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篆字二分取八分。故謂之八分。八分與隸有別。而隸與草隸亦有別也。善於草隸無注。故詳論之。

潘安仁哀永逝文。棺深深兮。挺窈窕。宋本作窈窕。善無注。余謂窈窕者。深極也。會韻幽閒也。傳毛言隧道之幽閒深極也。淵明云。旣窈窕以尋壑。曹摅詩。窈窕山道深。杜甫詩。煙生窈窕溪。窈窕者。山水深極之貌。沈約著宋書恩倖傳論曰。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是以王滿連姻。致煩白簡。竊謂中承掌國之政教。不知有事之重於此者否。夫王源自曾祖及父。位列通侯。而滿璋之亦寵奮後人。曾仕王國侍郎。其子鸞爲吳郡正閣主簿。父子同仕王朝。門第不爲卑矣。而王之女可妻滿。門楣相亞。約云。自滿奮身殞之後。允嗣殄沒。璋之賤族。知非奮之後也。孟子不云乎。姓所同也。又安知璋非奮之後人哉。縱非奮之後。鸞將擇配。

舉朝以閭閻相誇，鸞竟不得娶妻耶？璋又以位自尊，寒微者又不屑爲姻，將必終其身爲繆矣。然而必無之理也。昔金日磾身爲牧圉，漢武帝愛其正直，欲納女于後宮，而未聞考其家世。英才大度之君，其識見遠出尋常之外如此。考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家之婚姻，必由譜系。見通志氏族略不以貴下賤，不以卑凌尊，積習成風，久而不易。此彈文之所以作也。且又責其所聘餘直納妾，固爲仕林所鄙。然較之上官安霍光輩，以一女入宮，而希椒房之寵，貴可封侯，家爲金穴者，其相去又何如耶？總之此事無大害於政教，而彈章遽入，國事云乎哉？家事云乎哉？唐高宗欲實封牛仙客，而張九齡抗之，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耶？」卿固素有門閥哉！吾卽以語轉告休文。

東方朔解嘲，割炙於細君，師古云：「細君，朔妻之名。」又一說曰：「細，小也。朔輒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余以此爲俗說殊訛耳。」再引二說以證之。漢西域傳：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女細君爲公主，嫁與烏孫昆彌。則江都王女名細君也。又後漢儒林傳：苞咸，師事博士右師細君，注：「姓右師，則細君亦其名也。」夫曼倩夫人與江都王女同名，是猶夫差之女名小玉。白樂天詩：吳娃小玉飛作烟，越艷西施化爲土。注小玉，夫差女名。而後世有霍小玉、崔小玉、唐寶夔州之故姬、小紅、善吹笙，而宋范參政之青衣、小紅亦善歌。至右師博士亦名細君，類乎馮婦、徐夫人之名耳。余曾見黃司馬易所氏漢印文曰：「細君。」又不知誰何之物。

謝惠連獻康樂詩，積憤成疾，瘕，無萱將如何？注引韓詩薛君曰：「諠草，忘憂草也。」萱與諠同。按唐韻：「萱，又與菱同。」爾雅：「菱，諠也。」注云：「義見伯兮。」考盤詩：上菱，慰伯兮。下諠，屬考盤。不辨而明。王應麟詩考云：「焉得菱。」

草廣雅菱蒔也是爲瑞草焉得瑞草而樹之堂北以冀家國之寧使我君子從役得歸乎不然使我心瘁而不辭爾今本毛詩作諼毛西河云焉得善忘之草而樹之也乎此必無之事也朱注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考本草經合歡令人歡樂無憂故養生論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萱與合歡是二物非一物也以萱爲忘憂草其說久矣而以諼訓詐者廣韻也然則萱非諼也諼非忘憂也

王儉博學多識自爲任昉能點正其文所譔褚彥回碑文章冠冕宜乎昭明之入選也而或以爲讀之增穢昭明不得入選余謂君子不以人廢言顧其人不能無譏焉當蕭道成與袁粲褚淵謀廢其主昱粲曰主上年幼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能時淵默然而其胸中早有非蕭公無以堪此一語在也王儉知夜召之旨乃曰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二人心事若出一口授筆解璽若出一手旣而齊宮勸進奉宋主爲汝陰王碑中所謂齊德隆興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此雖贊頌之詞實則二人陰謀之供狀也考南史云彥回彈琵琶于華林宴數舉酒于沈文季沈曰彥回品藻人流未知其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耶觀此則碑曰出陪鑾躡入奉帷殿在昔爲諛詞以今觀之褒耶貶耶昔者粲謂淵曰同受顧命願各勉力無使爲竹帛所笑詎料粲謀未成而兵敗石頭父子俱死百姓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爲褚淵生是碑之文不若謠詞載入青史之爲得也且觀其從兄炤曰彥回少立名行不爲公主夜就而移志不爲門生盜衣而告人其品量亦可觀者何小事不糊塗而大事狡猾乃爾也噫懷厥始圖厥終寧有幾人也

南中志云。身毒國蜀之西國。出邛竹蜀布。張騫使大夏得之。歸以白帝。東越攻南越。大行王恢使番陽令唐蒙曉喻南越。南越人食有蒟醬。出自牂牁者。蒙亦以白帝。帝既感邛竹蒟醬。卽有制越之意。時司馬相如亦言西戎邛笮。蜀之後園。可置爲郡。乃拜蒙爲中郎將。發巴蜀兵千人。奉幣帛見夜郎侯。喻以威德。爲置吏。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道遠。漢終不能有也。故皆聽命。後西南夷數反。發運興役費甚多。相如知其不易。乃假巴蜀之論。以諷帝。且以宣指使于百姓。考漢書。唐蒙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等責唐蒙。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夫武帝之甘邛竹蒟醬。相如之好大喜功。唐蒙之發軍興制。釀此兵戈。其禍實開于武帝。檄文言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相如亦知出此語以喻人。而不知自喻。文過飾非。君若臣皆不能辭其責也。

史記西域傳亦載此事。華陽志言之尤詳。故引之。

揚雄作劇秦美新。而終焉投閣。余以此爲響也。考華陽國志云。雄初爲劉歆王莽董賢同官。并至三公。雄歷三帝。獨不易官。年七十一卒。在孺子嬰居攝時。且桓譚新論曰。雄才智開通。能入聖道。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則其進退之際。有道存焉。豈有投閣而爲莽大夫乎。劇秦一篇。未識誰何擬作。或云。劉歆甄豐輩假託。以取媚于莽耳。若果雄作。常璩著蜀郡先賢志。載雄所著書文甚詳。而豈有不論及于此哉。

北堂書鈔引桓譚云。余少時爲奉車郎。孝成帝幸甘泉宮。欲書壁爲之賦。以頌美二僊之行。余承命爲作仙賦。以書甘泉之壁。後揚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按雄初爲王曾門下吏。薦待詔。上甘泉羽獵賦。乃云。不足以諷諫。遂輟其業。而作太元法言等書。至年七十而卒。桓子云。賦就而明。

日遂卒之言不足爲據也。

宋刊文選民字皆作萌。說文民衆萌也。考其源宋承唐本之舊。如善注引魯論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孟子天之生斯人也。其他甚多。外又引賈氏齊人要術民皆作人。避唐太宗諱也。

陸佃埤雅云。狗从苟。韓子曰。蠅營狗苟。狗故从苟也。後讀宋本文選。鄒陽獄中上書自明。則桀之猗可使吠堯。注引國策。跖之狗或吠堯。吠音吠。狗作猗。乃知古本一字有所自者如此。

王仲諫云。碁局逞巧。善本作碁。五臣作棋。今本作碁者。尤延之所改也。今按碁當作碁。是爲正文。廣韻碁下有碁字。碁與碁同。善本作碁。或當時作碁。至日久相傳。失其木旁耳。

上林賦。廬橘夏熟。注不言何物。世皆以爲枇杷。不知賦中又云。枇杷然柿。不應重出。按說文木部櫨字下注云。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字或省作盧。注選者未引及此。思其物類橘而非橘。味甘可食而色黃。本草拾遺所謂黃櫨是也。以盧爲黑者。恐其說非。